

· 历史研究 ·

黎世序与嘉道时期黄河的治理

金诗灿^{1 2}

(1.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黎世序是嘉道时期治河名臣。在担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他力主修缮黄河堤防,加固两岸险工,推广碎石坦坡护堤技术,积极整饬河工弊政,使黄河治理出现了新局面。他的治绩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广泛认同。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其自身能力、两江总督的配合、幕僚的辅佐、皇帝的支持密切相关。其治河经历充分表明,治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黎世序;嘉道时期;治理;黄河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4)03-0132-03

—

治理黄河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尤其是宋元以降,地位日益重要。至清代,由于黄河改道,与漕运的关系更加密切,对黄河的治理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然而,尽管各个朝代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成效并未受到时人及后人的肯定。人们对清代嘉道时期的河政批评尤甚。事实上,嘉道时期的清朝对黄河^①的重视并未降低,河官也进行了探索与尝试。黎世序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分析黎世序的治河经历与实践,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嘉道时期的河政^②。

黎世序,字湛溪,初名承惠,河南罗山人。嘉庆元年(1796年)中进士后,先后任江西星子、南丰、南昌知县和饶州府军捕同知。嘉庆十三年(1808年),升任江苏镇江知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任职淮海道。同年十二月,赏加按察使銜。十七年(1812年)正月,调任淮阳道。八月,江南河道总督陈凤翔被革职,黎世序以三品衔署江南河道总督^{[1] 635},开始了长达13年的黄河治理生涯。

二

针对当时黄河本身及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黎世序提出了恢复靳辅治河方法,束水攻沙、蓄清敌黄,修缮堤防,加固两岸险工,推广碎石坦坡,整饬河工弊政等综合治理措施,使黄河河务面貌焕然一新。

1. 挑河筑堤,修复海口

清人认为黄河在洪泽湖以下漫溢成灾,原因在于海口不畅。因此,主张从治理海口着手治河。在治理海口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接筑黄河两岸大堤,束水攻沙;一是放弃旧海口,寻找新入海口。黎世序指出,改海口施工难度太大,挑河筑堤、修复海口的做法更好。不及时治理,“下游淤闭,全

河次第垫高”,不但两江境内“不能宴安”,而且就连河南、山东两省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舍接堤之外,更无他策”^{[2]13-33}。黎世序给出了接筑河堤的详细方案。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筑堤工程^{[3]25-35}的基础上培高加厚,南岸接筑新堤2125丈,北岸接筑新堤2460丈^{[2]49-51}。同时,针对质疑者提出“守南堤而不守北堤”的主张,黎世序提出通过挑挖“川”字河解决北堤防守不力问题,“慎守一年”,入海即可顺畅^{[2]73-82}。工程完成后两江总督百龄查勘海口,认为“尾间宣通,全河东注,诚为大好气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4]卷八三 41}。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二年(1822年),黎世序又两次将自豫东至海口共约两千余里黄河长堤“帮宽加高,以资防御”^{[5]卷二 31-34;卷六 77-80}。堤防的巩固对于黄河的防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 治理徐州险工,推广碎石坦坡

黄河两岸险工林立,在南河主要集中在徐州一带。因此,黎世序高度重视对这一地区险工的治理。嘉庆十八年(1813年),百龄(时任两江总督)、黎世序奏请将徐州护城石工“加砌二三四五层,一律高巩”。又在东门石工外加筑一道长260丈的越堤,包砌碎石,以作重门保障^{[4]卷八七 35-37}。二十三年(1818年),将徐州护城石工单薄之处加帮高厚^{[4]卷一〇二 30-32}。同年三月,又将睢南厅薛家楼、桃北厅丁家庄、丰北厅六堡二坝、宿南厅邵工二坝、邳北厅绵拐山五处“旧时险地”加以修理。同时,两岸大堤外“凡有顺堤河形,易于行溜刷淤者,均酌筑土坝”^{[6]894}。针对徐州河面过窄、河形危险的局面,黎世序又将徐州北门河面展宽40余丈^{[2]205-206}。经过这一系列举措,徐州的危险河势得到了有效缓解。在此过程中,黎世序非常重视碎石坦坡技术的应用。

收稿日期:2014-0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1YJCZH07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2M511638);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Q20121505)

作者简介:金诗灿(1982-),男,河南杞县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 132 ·

用。清代首先采用碎石坦坡技术的是靳辅^{[3]49-50}。黎世序担任河道总督之前,南河已经“兼用碎石”,但并未普遍推广^{[2]270}。到了黎世序时,才将其普遍应用于河工^{[7]11379}。黎世序推广碎石护坡的过程并不顺利,不仅朝中有人不相信碎石的功效,而且连他同僚和下属“亦无不谏止”^{[8]427}。不过,黎世序坚持在险工推广碎石坦坡,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连年工固澜安”^{[2]271-273}。

3. 漕河兼顾,治理洪泽湖

清代治河实为治漕。洪泽湖是漕运之关键,也是治理黄淮之关键。黎世序认为,治河须“以蓄清敌黄为要务”,“得此则河平,失此则河坏”^{[6]871}。清江浦至云梯关一带,河床较高。只有收蓄湖水,抬高洪泽湖水位,才能使清水“畅出敌黄,将河底积淤刷涤净尽”。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就是要将“堰圩堤工培筑坚固”,加固洪泽湖堤防。由于洪泽湖仁、义、礼三坝堤基损害过多,黎世序奏请在“地势较高、土性坚实”的蒋家坝以南附近山冈处选址移建三坝,大大增强了洪泽湖的蓄水能力。次年,漕运畅通,黄淮安澜。嘉庆因黎世序“修防得宜”,赏其二品顶戴^{[7]11379}。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又在束清坝外添建重坝,“以资擎束”^{[4]卷一〇〇},得到了大学士、原江南河道总督吴璥的支持。吴璥认为此举“颇为得力”。在他支持下,黎世序的主张得以顺利施行^{[4]卷一〇一}。

4. 重建闸坝

闸坝在清代治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靳辅曾在丰、碭至清江浦中间建了十余处减水坝,“保守堤岸,相机启闭”^{[2]201}。后因开中运河,将北岸减水坝关闭,完全依靠南岸闸坝宣泄大汛洪水。嘉庆时期,旧时闸坝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黎世序认为,闸坝与堤防两者“互用兼资,不可偏废”。南河治理成效不大,皆因“有堤防而无减坝,不能保守异涨”^{[4]卷九十三 21-23}。于是就对南河重要闸坝进行了修复改建。徐州十八里屯旧有东西两闸“不足减水”,嘉庆二十年(1815年)三月,黎世序奏请将山顶铲平,改作临河滚坝。此坝于当年七月中旬建成,作用很快显现。“适值秋汛异涨,开放减水,上游厅汛始保无虞”^{[2]203}。嘉庆帝御制碑文亦称“是岁秋涨异常,竟以无患。”^{[6]912}同年十二月,黎世序又奏请将号称“导黄导淮第一机括”的黄河外河北岸王营减坝加高培厚,将减坝外临黄堤埝“预为启拆,盘做裹头”^{[2]205-206}。

5. 改革弊政

前已述及,嘉道时期河工腐败问题非常严重。黎世序对此问题非常重视,“其闾工也,严禁舞弊,无所容奸。笔筹口画,参黍不爽。偷减者立加惩责,纵弛者随即革参。”^{[2]376}对于南河冗员现象,黎世序曾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奏请“投效奏留之例,永行停止”^{[4]卷九十八 48-52}。又于道光元年(1830年)奏请暂停正途人员的河工分发^{[5]卷三 21-29}。黎世序虽官居河道总督,却清正廉洁。他死后,其幕僚邹汝翼评价道“襄勤清能彻底,劳不惜身,浊流中未见其匹。”^{[9]22}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黎世序时期的治河经费问题。乾隆中后期,物料价格开始上涨,成为河工经费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黎世序担任河道总督之后,加强了对江南苇荡营的管理,使得苇荡营的采苇量大幅增加^{[4]卷八十八 6-12}。黎世序将物料价格与市场价格挂钩,首开降减料价之例。嘉庆十九年(1814年)奏请南河除徐属丰、萧、铜、沛、睢南、邳北六厅

外,下辖各厅均酌减料价一成^{[4]卷九十 50-51}。使得南河河工每年节省白银达二十多万两^{[4]卷一〇三 18}。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三

黎世序治河能够取得明显成效,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黎世序治河师古而不泥古,因地制宜,采取了正确的方略

在清代治河史上,成就首推靳辅,因而恢复靳辅治河成法的言行屡见不鲜,但是如何继承恢复,众说纷纭。在黎世序看来,不是要重复靳辅治河时的具体做法,而是要学其神、明其意。他主张“不可不移者在地势,而必不可改者系旧规。自应师前人之意而不泥其迹,择现在之基而不改其制,斯为妥协”^{[2]100}。这同之前的泥古而行完全不同,便于因地制宜。如山圩仁、义、礼三坝的移建,徐州十八里屯减水滚坝的设置,峰山四闸的改建等,无不体现了这种思想。

2. 黎世序恰当地处理了与两江总督的关系

河道总督虽为河务专官,却常受两江总督的干预甚而压制。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开始,两江总督全面兼管河务人事、财政、工程^{[10]181},督臣与河臣“意见龃龉,转多掣肘”^{[11]480}。黎世序前任陈凤翔因与两江总督百龄意见不同,加上治河无功,便被百龄参劾,枷号河干,后病死在清河县^{[1]633-634}。而黎世序正是得力于百龄的推荐才顺利担任河道总督一职^{[12]528}。二人配合默契,如百龄曾计划在清江浦石马头修筑圈堤,很多人反对,而“世序卒成之”^{[7]11378}。百龄之后,继任两江总督孙玉庭与黎世序关系也相当不错。孙玉庭在黎世序死后回忆道“余以嘉庆丙子奉命节制两江,始得与公相晤,见其任劳任怨,公而忘私,敬且爱之。公亦以余为可交,订雁行焉。至道光甲申春公归道山,盖八年于兹矣。”二者结下了“金兰”之谊^{[2]4}。在河工推广碎石坦坡时,黎世序就得到了孙玉庭的大力支持。

3. 黎世序有幕僚邹汝翼的得力辅佐

邹汝翼是嘉庆时河工著名幕僚,先后给徐端、戴衢亨等人做过幕僚。邹汝翼主张师前人治河之精髓,“达其意,不泥其迹”,又称“河流世称浊,治当以清;河工习尚虚,治当以实。河务缓不济急,治当以预以速”。这些都对黎世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黎世序“累著奇迹”,“章奏悉出小西(邹汝翼)”,倚邹汝翼如左右手,甚至“欲援陈潢故事,荐之于朝”^{[9]22}。由此可见邹汝翼对黎世序的帮助之大。

4. 黎世序得到了嘉庆、道光两帝的支持

清代帝王对于河臣治河干预甚多,尽管嘉庆、道光声称不为“遥制”,但从史料来看,其对河臣的干预依然较多。同时,嘉道时期对河臣处罚非常严厉。河臣动辄得咎,“几难幸免,其甚者仅贷死而已”^{[13]917},官员将河工视为畏途。在这种情形下,黎世序能任江南河道总督长达13年之久,没有嘉庆、道光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黎世序和嘉庆、道光帝在治河上许多观点有一致之处,如在改海口问题上,嘉庆和黎世序都主张“黄河入海之路,舍正河之外,别无他途”^{[11]287}。两者在治河观点上的一致,使黎世序在治河过程中获得了嘉庆帝的大力支持。这对黎世序顺利实施治河方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

对黎世序治理黄河取得的成绩,人们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吴璥就曾说:“(嘉庆)十九年以后,清水畅行,清口刷深,海口通畅,为十余年所未有,实属大好气象。”^{[4]卷一〇〇,38}清朝皇室昭榘在其著作《啸亭续录》中高度评价“南河赖以安澜者十有二载,为近代之所罕有。”^{[12]528}徐珂在《清稗类钞》称黎世序为“靳文襄后所仅见也”^{[14]1252}。

黎世序死后,荣誉加身。黎世序死时,淮安府“邑中罢市巷哭,数十年来所未有也”。第二年,淮安文庙建成,民众“建祠于庙右祀之”^[8]。道光帝于黎世序死后发布上谕“黎世序宣力河防,十余年来,懋著勤劳,恪尽职守。……著加恩赐谥襄勤,入祀贤良祠。”^{[15]21}他还亲自赋诗一首,刻在黎世序墓碑上^{[1]638}。道光帝经常将黎世序作为河臣榜样。道光四年(1824年)十月批评张文浩时说“从前黎世序综理南河,历年以来,汛水安澜。”^{[15]191}同年十二月,道光又对即将调任南河总督的严烺说“以始终忠勤之黎世序为法,负恩误国之张文浩为戒。”^{[15]230}显见黎世序在道光帝心中之地位。同治七年(1868年),又敕封黎世序为孚惠河神^{[7]2549}。

当然,黎世序治河中亦有问题存在。如创建虎山腰滚坝时,包世臣认为“积平成险”,“其祸甚烈”,但黎世序并未在意,后来因滚坝“无岁不启”^{[7]11380},以致洪泽湖心“积淤数丈”^{[3]64}，“减黄病湖,遂遗隐患”^{[7]11380}。直到道光十年(1830年)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14]1252}。但这并未影响人们对黎世序的总体评价。

值得指出的是,黎世序的治河理念与方法并未得到很好传承。后人慨叹道“黎襄勤在任十三年,了无蚊穴之惊,而公帑节省无算,又倡行碎石以代埽工,实著奇效,使后人遵行之,其功何可殫乎?”^{[16]64}黎世序大力推广的碎石护坡也被“毁坏殆尽”。^{[17]1}

通过黎世序的治河经历可以看出,黄河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治河成效的因素非常多,不仅仅在于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多寡等,而非技术因素,包括与皇帝及中央、地方官员关系的处理等,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造成嘉道时期河政总体衰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于河臣的无能。同样,对嘉道时期的河政,也不能一概否定,一些河臣依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LI Shixu and the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during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JIN Shican^{1 2}

(1.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LI Shixu was a famous official on the river conservancy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overhauled and consolidated the banks of the Yellow River, explored new methods, and applied the technology of the rock-mound breakwater to harness the Yellow River. Meanwhile, he still wanted to rectify the corruption in this field, which had brought fresh air to the river conservancy. The success he achieved had bee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s own abilit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mperor, the viceroy of Liangjiang and his own staff. His experience showed that, with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the river conservancy was very complicated.

Key words: LI Shixu;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the river conservancy; the Yellow River

(责任编辑:吉家友)

注释:

①文中所论“黄河”特指南河。清代黄河分东河、南河。南河所辖,自安徽碭山至江苏云梯关出海。

②对于黎世序的关注,已有成果主要是傅瑛《黎世序》,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段天顺《清代“河神”黎世序》,见《北京水利》1994年第1期;张德珠《清代著名治河专家黎世序》,见《水利天地》1992年第4期等。

参考文献:

- [1] 清国史(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 黎学淳.黎襄勤公(世序)奏议[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 [3] 包世臣.中衢一勺[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 (嘉庆)南河成案续编[G].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 [5] (道光)南河成案续编[G].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 [6] 黎世序.续行水金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7]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 (光绪)淮安府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9] 邹鸣鹤.从侄小西家传//《续碑传集》卷三十三《河臣·附》[G],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 [10] 清高宗实录(一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1] 清仁宗实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 昭榘.啸亭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 周馥.《国朝河臣记》序[M]//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文集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 [14]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5] 清宣宗实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 金安清.欧阳兆熊.水窗春呓[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7] 刘成忠.河防刍议[O].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